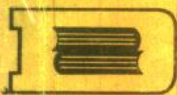


# 两性大裂变

—中国当代

婚恋面面观



大众文艺丛书

曾宪瑞 编

## LIANG XING DA LIE BIAN

LIANG XING  
LIANG XING DA LIE BIAN  
ZHONG GUO  
XIAN DAI  
HUN LIAN  
MIAN MIAN GUAN  
ZENG XIAN RUI  
ZHU BIAN  
GUANG XI REN MIN  
CHU BAN SHE

广西人民出版社

# 两性大裂变

——中国当代婚恋面面观



# 两性大裂变

曾宪瑞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6.125 印张 插页 2 340 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29500 册

ISBN 7-219-00863-5

I·239

定价：4.75 元

# 目 录

## 穿行在爱与不爱的小道上

——一个女记者关于爱情、婚姻的再思考……………曲 兰( 1 )

## 人工流产

——本文献给所有合法与非法的丈夫们……………唐 敏( 48 )

## 阴阳大裂变

——关于现代婚姻的痛苦思考……………苏晓康( 79 )

## 不结浆果的黄土地

——续《阴阳大裂变》……………苏晓康( 146 )

爱河横流……………麦天枢( 194 )

另有一难在人间……………柳 明( 267 )

中国老人婚恋面面观……………帅学军 冉阿丽( 289 )

## 痴情的代价和离婚的文明

——记朱明瑛的婚恋生活……………胡思升( 345 )

## 爱的超越和超越的爱

——一个中国男子汉的情感历程……………胡思升( 360 )

## 命运与婚姻

——曲啸的婚恋家庭生活……………史 航( 379 )

人生环行道……………蒋 巍( 400 )

女儿悲……………冯 舟( 440 )

女编辑之死……………谭 谈( 464 )

缓期执行的死囚……………胡启明( 480 )

来自地狱的回声……………杜 峻( 495 )

# 穿行在爱与不爱的小道上

——一个女记者关于爱情婚姻的再思考

曲 兰

人类的两性关系的发展客观地反映了文明史的一个方面。

——瓦西列夫

呻吟、挣扎、扭动……在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痛苦之后，一个新的生命终于诞生了。所有的母亲，第一眼望着初生婴儿时，都会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

从地球上第一个蛋白质——单细胞的产生，到人类的出现，经历了三十多亿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生物经过不断的淘汰，变异，才逐渐形成了有性生殖的方式——通过两性的结合孕育出新的生命。人类，正是由于这种求偶的本能，才能延绵不绝，世代不休地创造着文明的奇迹。

是两性之爱，使生命永恒！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样悠久。是谁，把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拉得如此之长？是谁，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奇迹般地塑造了一个独特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五千年的东方文明，象一块“结石”，顽固地凝结在我们民族的灵魂中，迟迟不肯风

化、溃散……正如著名学者吕叔湘说的：“中国的情形跟欧洲不完全相同，中国不曾有过那至高无上的教会，可是，曾经有过至高无上的礼教，至今余威未息……”

人们终于明白，中华民族的悲剧和喜剧都是由于这过于悠久的历史！它在民族的心理积淀中形成一种超稳定的心理素质 and 思维方式，好象是一张无形的网，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制约着人们，这张网——

剪不断，理还乱，丝丝入扣！

当我在这张网中穿行的时候，很少用记者的眼光去审视，更多的是用女人的心去体察、揣摩、思索……因为我也只是凡胎肉眼，自然摆脱不了性别角色的制约。我积以往之经验得出的结论是：

两性之爱，是一切欢乐和痛苦的根源。

婚姻好比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脚趾头知道。如果这鞋子挤脚，脚趾头能忍着，那便会受到人们的称道，如果脚趾头想伸出来舒服，别人就会用针扎这脚趾头，直到它缩回去为止。

我对小梅的事最清楚，可让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证明他们夫妻感情确实破裂的话，又不那么容易。有些事似乎只可意会，却难以言传。

王小梅和鞠南征是经人介绍结合的，婚后一段时间，感情尚好。鞠南征勤奋、好学，对人诚恳热情。他是个好同志，却不是个好丈夫。王小梅呢，她感情细腻，富于艺术气质。结婚后，她一心想作个贤妻良母，对鞠南征处处忍让，鞠南征不会作家务，她就包了下来，她爱好音乐，可鞠南征

嫌吵，每当她听到他回家上楼的脚步声，便立刻把录音机关了。她业余写小说，可鞠南征连看都不看，他不相信自己的妻子能写出什么象样儿的东西，……他爱她，却常常忽视她的存在，从来也不关心她在想什么，需要什么。他似乎没有把她当作一个人，只当成一个物，一件家中的摆设。假如她回来晚了，便要受到他的诘问；假如她呆在家里，他又很少同她讲话，埋头于他自己的电路设计；她想同他谈点什么，他又皱起眉头，嫌她打扰了自己……渐渐地，她对他越来越失望。王小梅曾多次鼓起勇气，想同鞠南征认真谈一谈，每当这时，鞠南征马上拉下脸来：“又来了！你能谈什么，老是‘感情’‘感情’的有什么意思！我可没功夫跟你天天去念叨这些废话！”爱情之花，没有心灵的交流，就会枯萎。王小梅终于明白了，她过去试图寻求鞠南征的理解，完全是白费力气；鞠南征不会，也不想理解她，这样的婚姻有什么幸福可言？她要作为一个人、一个活的人去生活，而不是被人当作一个没有生命的摆设！忿然之下，她向法院起诉离婚。

——鞠南征万没有想到，一向温柔、和顺的王小梅会提出离婚。在他的头脑中，从来不认为王小梅是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他已经习惯于把她当作“物”了。王小梅的离婚起诉，犹如晴天霹雳，把他搞懵了。

王小梅自己也没想到，离婚的行动，在她自己的周围掀起轩然大波，人们惊诧、疑惑、议论纷纷。

“他们两口子平时不错啊，从来没见过他们吵嘴、打架，怎么突然要离婚了？人们进而推测：是不是王小梅变心了？有了第三者？象她那样漂亮的女子是不会安分守己的……所有和王小梅共事的男同志，就象约好了似的，突然都谨慎起

来，对她避而远之，生怕把自己牵连进去。王小梅一下子被孤立起来，走到哪儿，都被人们指指点点。

在家里，王小梅也是如坐针毡，母亲厉声责问她为什么离婚，她老实承认：“我们没有共同语言……”

“共同语言，什么叫共同语言？我和你爸爸有什么共同语言？我们平时连话也说不上两句，这一辈子不也过来了？他不是没打你也没骂你吗？有什么不能凑和的呢？”

“没有感情，为什么要凑和？”

“你懂什么叫感情？一天到晚朝三暮四，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就是有感情？结了婚，不好好过日子，一天穷折腾，丢人也丢死了，还谈什么感情！”

朋友们劝她：“小梅，你也太不慎重啦，干嘛这么急急慌慌地离婚啊，你知道，现在离了婚的女人处境多难哪！就算他对你不好，不行你就回娘家呗，有个名义上的丈夫也比没丈夫强啊！”

一个寡妇以切身的体会对王小梅说：“小梅，你知道吗，有个名义上的丈夫，别人就不敢欺负你。你一离婚，在所有人的眼里，你都成了不检点的女人。正派人远着你，别有用的人上门纠缠你。你一定还不明白离婚对女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再不能象过去那样作为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活着了，必须夹着尾巴，必须穿朴素的衣服——只要你不愿成为舆论的中心，只要你不愿被人看作无可救药的堕落女人！”王小梅倒抽一口凉气。

训诫、忠告、劝导……这就是我们周围社会的缩影！围绕在每个当事人周围，都有一个由亲戚、朋友、同学、上级、同事……组成的网，这张网，紧紧缠绕着你，让你痛苦不



堪，让你愁肠百结！滑稽的是，每个当事人同时又是这个网上的小结，又去缠绕别人。可叹啊，中国人！有多少精力白白消耗在相互缠绕上了，又能有多少精力用在工作之中呢？中国，中国！什么时候，人们才能从这种混沌中清醒过来，避免这些无谓的消耗？（不仅在爱情婚姻领域，在各项事业上，人们力量彼此相互抵消的现象还少吗？）什么时候，中国人才学会不去多嘴多舌，而是致力于自己的幸福、自己的事业？

也许，在别的国度里，女人在离婚中失去的仅仅是家庭；而在这里，王小梅失去的就太多了，除了家庭，还有领导的信任，同志的友谊，骨肉的亲情——连妈妈也开始嫌弃她。更重要的，还有名誉。

有人提出：鞠南征并没有虐待过王小梅呀！他连打都没打过她一下。确实，鞠南征没打过她。但对她的轻视，对她的漠不关心，他们在家中不平等的地位，都使她感到痛苦；在今天，毕竟是时代不同了，鞠南征不承认也不会相信自己头脑中存在着封建意识。自从1949年开国典礼的一声炮响之后，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作为三座大山之一的封建主义，早已推翻了。谁也不会相信，这座被推翻了的山，又幻化成一个幽灵，依附在人们身上。鞠南征，这个连旧中国是什么样儿都没见过的青年，却仍然未能摆脱“夫为妻纲”这一观念的影响。他自觉不自觉地以一种极其文明的方式表现着大男子主义，却毫无察觉。可悲的是，由于妇女解放思潮的推动，女人在观念的更新上，常常会优于男人。今天的妇女，已不能满足于当一个不被打骂的玩偶，于是便象十九世纪的娜拉一样出走了！人们可以理解前一个世纪的娜拉，却不能理解今天的王小梅，他们要千方百计地迫使今天的娜拉不出走。

十九世纪的娜拉出走后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重新回去当玩偶，一条是沉沦。可人们是否想到过，今天的娜拉，出走之后，完全可以自食其力地生活下去，可以重新寻找新的幸福！那么你们的种种干涉，又是为了什么呢？

人们在强调种种理由的同时，恰恰忽视了夫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感情。在很多人眼里，感情这个东西似乎是可有可无的。正是由于这种心理，在我们中国的家庭中，婚后失意的现象才这么普遍，“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样一句极为荒诞的话，竟然会成了哲理！有很多家庭就是维持会，不靠感情而靠经济或道义等因素来维持。这样的家庭能得到人们的赞许，而摆脱这种状况，想追求幸福，倒被认为“不严肃。”

在一些发达国家，人们对于离婚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从“有错”离婚已过渡到“无错”离婚。美国丹佛的一位律师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如果婚姻破裂了，那就是破裂了，无所谓谁烧焦了薄煎饼。”

夫妻感情，是一种极其微妙、极其复杂的感情。引起夫妻感情破裂的因素，往往也是一个很复杂、很漫长的过程。很难准确衡量谁对谁错，谁对几分，谁错几分。而人们对离婚当事人的过份关注，往往给他们造成很多额外的痛苦。我国对外开放之后，引进了不少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为什么不能引进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引进一些先进的而又符合我们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的观念呢？比如，人家很少过问别人隐私和文明离婚的观念。这些观念与我们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也并不相悖呀！

至今，王小梅的婚姻官司还未了结。她的父母和许多热心人都在为此忙碌着；他们的热心和善良确实令人钦佩。然而，

他们是否尊重过当事人的意志？是否尊重过当事人的感情呢？

一个女人只有一种方式才能是美丽的，但她可以通过十  
万种方式使自己变得可爱。

——孟德斯鸠

我面前坐着一个自称秦香莲的女演员。

“曲兰同志，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求助于报社的。他提出  
离婚之后，不仅给我精神上带来极大的痛苦，给孩子的心灵也  
造成创伤。希望您能申张正义，维护我和孩子的合法权益。”

“我一定尽力帮助你，请你把事情经过详细谈一谈。”

张渝十五岁就到部队当了文艺兵。当她的伙伴都成了某  
司令员或某市委书记的儿媳之后，曾有众多追求者的她，却  
出人意料地看上了乐队的的一个青年乐手。在同龄人中，她是  
最缺乏理智的，她仅仅为了爱情，却放弃了一生的舒适，令  
她的伙伴们慨叹不已。

婚后他们转业到地方，丈夫刘胡生仍然是个乐手。但他  
很爱钻研，想搞乐器改革。当时“文革”尚未结束，他的行  
动自然也得不到领导的支持，更没有经费。苦恼之际，她毫  
不犹豫地将一千元复员费拿出来，交到丈夫手上……几年之  
后，刘胡生有了成就，而她，仍然默默无闻地当一个普通的  
演员。她为刘胡生所作的一切牺牲，刘胡生并非无动于衷。  
他以一个男人所有的温存，所有的激情来爱她，甚至到了不  
顾影响的地步，弄得团里谁都知道这个刘胡生：儿子都有  
了，还那么粘粘乎乎！

可是，不久前，刘胡生却突然抛下她和儿子，投入了另  
一个女人的怀抱。她几乎不能相信，那个当年在众多的追求

者中显得那么卑微、那么不起眼儿的刘胡生，那个情意缠绵、温柔体贴的刘胡生，竟会绝情地丢下这一切！

而且，就是这个刘胡生，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向法院起诉离婚。还趁她上班之机，将家中所有贵重物品席卷一空……

在法院，我见到了经办此案的审判员。他详细介绍了他们夫妻离婚的情况，讲了这样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

“法院进行调解的时候，传双方到庭。出庭的那天，张渝先来了，我在接待室里同她谈话，希望她在法庭辩论时能够冷静，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时，刘胡生进来了，她眉一竖，嘴一扁，冲上去，当着接待室那么多人的面，抡圆了胳膊，狠狠掴了刘胡生两个耳光，刘胡生当时就捂着脸倒在地上……”

这真不象那个仪态万方，气度优雅的女演员干出来的事。在某歌舞团，我又采访了同他们夫妇比较要好的几个朋友、同事，他们一致认为此事不能完全怪刘胡生。

“张渝是独生女，从小父母就比较娇惯，而且，因为她长得漂亮，因而有一种优越感。她很任性，喜欢驾驭别人，她爱刘胡生，但爱得非常专横。他必须时时处处听她的，否则就又吵又闹，而且，每次吵架，她都必须占上风。有一次，他们又吵起来，吵得很凶，刘胡生气得躺在床上不吭气了，张渝仍然不依不饶，最后，在刘胡生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张渝抄起擀面杖照他脸上狠狠地就是一下，当时就把刘胡生打了个满脸花，鼻骨也骨折了，从此以后，他们夫妻关系就恶化了。”

“刘胡生在乐器改革上作出成绩，出了名，从丑小鸭变

成了天鹅，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这时，就更不能忍受张渝的专横。他在外面受到别人的赞誉和趋奉，在家里，却还要扮演奴仆的角色，他觉得太不公平了。他毕竟是个男子汉，也有自尊心……”

张渝曾多次找我。我也很同情她，想为她在报上呼吁；然而，在了解了事情的全过程之后，我却觉得无从下笔了。

——女人的魅力。究竟什么样的妻子，在丈夫眼中才有魅力？

大概因为我自己也是女人，因而才有极大的兴趣去探讨这个问题。

在中国语言中，魅力这个词的含义是极为丰富的。有人将魅力与美貌等同起来，其实，魅力的内涵远比美貌要丰富得多。现在的一些妇女报刊，在谈到女性美的时候，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追求高层次的女性美。这种高层次就是具备知识的修养。知识与丰富与个性的成熟，会赋予你特有的气质和风韵。爱情是极其微妙的，是夫妻精神和心理上的一种无形的互相吸引。因此双方的学识、见解、能力应该是同步增长的，如果相差太远，感情就容易出现裂痕，从不理解、不满足、失望直至淡漠，导致爱情消失。我们身边有不少女孩子，天生丽质，穿得也很时髦，可是一张口就说粗话，举止神态也十分粗俗，缺少美感。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而美，不仅表现在外貌、穿着上，更多地表现在仪表、举止、姿态上，只有加强修养，不断自我完善，方能具备气质美。对于女人来说，这是最富持久吸引力的。

我发觉，有许多夫妻，在共同生活中，是不善于表达爱慕之情的，不善于经常赞赏对方，不善于说那些看似无意义

却又饱含温馨的话语，很多妻子对丈夫说话生硬极了，似乎不屑于表达感情。而我个人，很欣赏西方人的“甜言蜜语”，这在夫妻关系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作为妻子，对丈夫一个关切的问候，一个爱的表示，绝不会是多余的，反而增添了你的温柔可爱。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改变夫妻仅仅是搭伴过日子的状态。

作为女人，还应该富于个性，充满活力。男女初次见面，容貌往往有最直接的吸引力；然而，随着交往的加深，特别是婚后，吸引他的，常常是你的个性。聪明的妻子，她会忍让，会宽容，但绝不对丈夫百依百顺。假如你无理，要吵架，好，来吧！我丝毫不示弱！象陶春那样，只会说“我随你”的妻子，就象是一碗毫无味道的白开水。美国一个结婚三十七年的男人对别人说。“我很爱我的妻子，就象她惹我烦恼一样，没有她我可活不下去。”这种“烦恼”，如同生活中的盐，光有甜，没有咸，就会使人感到单调、乏味。

作为夫妻，还要善于理解对方，善于体察对方的感情与心境，进入对方的情感世界，理解他的欢乐与痛苦、不幸与挫折、失败与成功。特别是进入了中年的夫妻。理解，往往比什么都重要。

也许，并不是记者的职业特点，而纯属一个女人的本能，当与各种各样的妻子打交道，当深入到一个又一个和睦或濒临破裂的家庭中时，我总在思索、寻觅着女人获得幸福的途径。无论在社会角色中，女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家庭生活中，女人，永远是主角。她手中掌握着家庭和睦的钥匙，关键在于她会不会使用这把钥匙。

大龄未婚，引起整个社会的注意。人们异口同声地将此归结为他们择偶条件太高。一个“大女”却这样说：是时代，使我们这些人在婚姻中成为多余的人。

我的一个朋友和几位独身者组织了一个“女性独身者协会”，经常在周末聚会。我几次要求前去采访，都被她“挡驾”了：“我劝你别去碰钉子了。我们那帮人极不客气，上次有个女记者钻了进去，结果遭到大家的白眼儿，弄得她很尴尬。你要是想了解大女的情况，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她叫唐小沪，很有思想，是个助理工程师，你和她谈谈，也许会有收获。”

唐小沪在我面前坐下的时候，是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

“我的情况你看到了。我不讲别的，就先讲房子问题吧！在家里，我实在呆不下去，我妈妈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我面前唠叨找对象的事，我都烦死了。我要是不听她唠叨，坐在那儿看书，她便会把我的书夺下来，然后郑重其事地问我：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让你躲都没法躲。她总是要刺激你那根最敏感的神经，让你难受！要是家里来个人，甭管是我父亲的朋友还是我妹妹的朋友，她马上就凑上去，要人家给介绍对象，好象要向所有的人宣布，她家里有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让你难堪极了。”

“不能向单位要间房吗？”

“我要过。就因为我没有结婚，有房也不给我。我跟头头们吵了好几次，才勉强在集体宿舍给我~~一个床位~~。我总算有个栖身的地方，只是星期天才回~~家~~。我忍受妈妈的唠叨，非得神经病不可。

“我们这些人也没什么奢望，只求有~~一个安静的住处~~。”

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不用随时随地听父母唠叨和感受别人揶揄的目光。现在，盖了那么多房，解决了那么多人的困难，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我们！有位五十八岁的老教师，辛辛苦苦教了一辈子书，连她的学生都搬进了单元楼，而她，因为没结婚，至今还住在集体宿舍里。

“不久前，上海《采风报》登了这样一则消息：一个懂英俄日三国外语的女研究生——是个老姑娘，因不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而自杀了。很多人为她感到惋惜，我看了这则消息，更是物伤其类，悲凉之情难以言表。也许，您体会不到我们这些人做人之难，我们随时随地都生活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每时每刻都得小心地保护着自己那点儿可怜的自尊心。

“再说孤独的问题吧，我并非愿意远离人群，甘于寂寞。可是，我又能和谁在一起呢？我自然不能同那些二十几岁的小姑娘聚在一起，她们互相追打，取笑，谈论的是男朋友，什么时候结婚，我不感兴趣，我早已过了那种浪漫的年龄；同那些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女同志在一起，她们谈的都是如何调剂儿子的营养啦，给我们那口子打什么花儿的毛衣啦，我同样不感兴趣；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大姐在一起吧，假如你凑到她们堆儿里，她们会立刻转向你：‘怎么样，有对象了吧’，往往很多无意的伤害，是出自于关怀。我们只有装作孤僻的样子躲在一边。在我们‘女性独身者协会’办的英语班上，老师用英文问一个学生平时都干些什么，她回答：‘Sleep（睡觉）’。我们这些人只能用这种办法度过工作以外的时间。

“我总觉得，我们这些人就象是砂子，溶不进社会生活的水中，于是就突出在那里，成为人们挑剔、议论的对象。我现在感到最痛苦的，并非是没有伴侣，而是不能象普通人



那样生活！

“其实，我也没有理由抱怨整个社会，并不是我周围的社会——我周围这些人造成了我的悲剧；而是时代，时代造成了我们这部分的悲剧，这又得归结于‘文化大革命’，它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灾难几乎是灭绝性的。它刺激了我们民族原有的劣根性，使之畸形发展。同时，它又窒息了民族性中那些美好的东西。这些问题就涉及得太广了，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许多方面，我只谈谈我自己这方面：大龄青年为什么‘文革’后会这么多？这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也少见的现象。

“我十八岁到山西插队。‘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十八岁，是多么美妙，多么令人赞叹的年龄，该有多少生活的乐趣呀！可我十八岁的时候，连意识到这点都没有！我意识到的只是越朴素，越能吃苦，就越革命。就在许多‘革命’的口号下，几乎消灭了一切男女之间的社会分工，同时也消灭了男女性别上的差异。在那个年代里，女性的柔和，爱美等性格上的特点被认为是娇气，资产阶级意识……似乎女人只有越不修饰，越象男同志，越泼辣粗野才越革命。直到今天，青春时代所接受的教育也没有完全从我们身上消失。可以说，我仍然不是一个完全的女人。可以设想一下，在那种环境中熏陶出来的女人，哪个男人会喜欢呢？哪个男人喜欢没有女人味儿的女人呢？去年在泰山，我碰到一个从香港来度蜜月的女电话员，她长得并不很美，从外貌上说可能还不如我。但声音柔和悦耳，神态举止也娇憨可爱，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一股活泼泼的生气。我总感到她身上有一种大陆女孩子所没有的东西，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和我一起出差的一